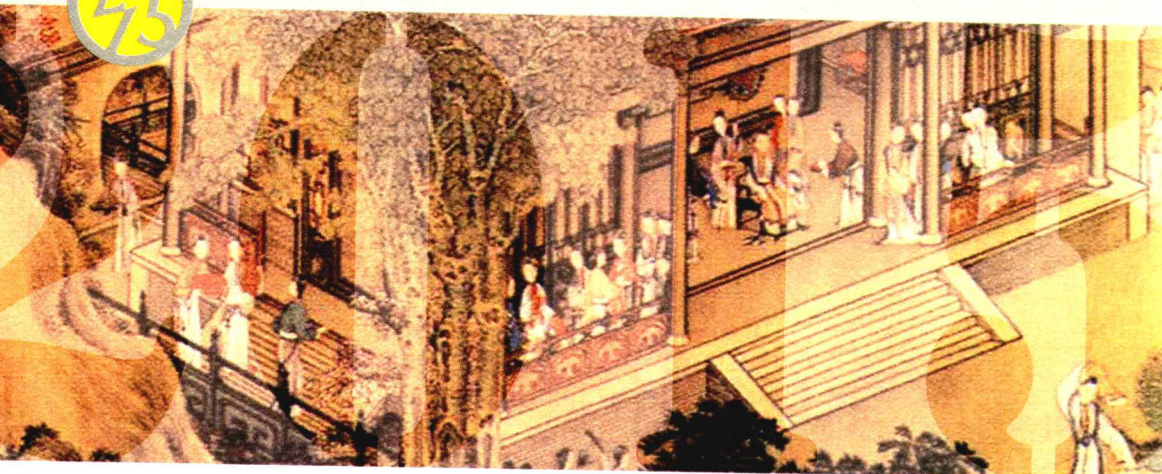


2015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2015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下



阿来《三只虫草》

叶广岑《扶桑馆》

张欣《狐步杀》

老藤《熬鹰》

石一枫《地球之眼》

杨少衡《古时候那头驴》

叶开《亲爱的狐狸精》

留待《三朵》



◆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①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5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全 2 册 /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07-7710-4

I. ① 2… II. ① 中… III.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5057 号

2015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上下)

选 编 者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张 谦 辛丽芳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614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960mm 1/16

印 张 50

字 数 86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710-4

定 价 7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上)

扶桑馆	叶广岑 (1)
地球之眼	石一枫 (32)
三只虫草	阿 来 (111)
狐步杀	张 欣 (159)
收 山	常小琥 (269)
古时候那头驴	杨少衡 (313)
死亡重奏	西 元 (354)
熬 鹰	老 藤 (397)

(下)

风 铃	尤凤伟 (421)
红了樱桃	付秀莹 (458)
亲爱的狐狸精	叶 开 (479)
三 朵	留 待 (523)
逃 离	王传宏 (554)
而黎明将至	杨仕芳 (585)
太阳风	刘 敏 (617)
墓园里的春天	陈 仓 (644)
听尺八去	葛 芳 (684)
无 岸	刘伟林 (711)
李丽正在离开	手 指 (742)
火 山	周李立 (764)

编后记	(792)
-----------	-------

附 录	(794)
-----------	-------

风 铃

尤凤伟^①

0

只因无端陷入一桩匪夷所思“狗血”绑架案，接受调查便成为杜连福全部生活内容。这一切让他猝不及防。

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你吗？

……知道。

1

太阳西沉，街灯未亮，这是城市一天中最昏暗的时刻。杜连福走出洗浴城大门抬眼向大街上空望望，诡异的暗黑不由使他的心往下一沉，寒冷似的打个战，下意识地往下拉拉帽檐，又将出门前未系的羽绒服纽扣一颗颗系好，这才迈步向前，穿过马路，走进更为黑暗的待拆城中村。

老爷子，往前走，别转身。杜连福听到身后有压低声音的说话，正疑惑这

① 尤凤伟 山东牟平人，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小说作品《为国瑞兄弟善后》《空白》《相望江湖》《岁月有痕》等颇受好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著有《尤凤伟文集》（四卷本）、长篇小说《泥鳅》《色》《衣钵》《百合的江湖》及小说集数十部，另有电影、电视剧本多部。

话是不是冲着自己时，只觉后腰被一硬“家伙”顶住。枪，遭劫了。他的心兀地一跳，一口气噎在喉咙里，下不去上不来，惊惧中唯一点尚明白：须按歹人的指令去做，走，别的先别管，走，不得违逆，这是一个断不能出差池的生死关口。

接下来的事情倒让他有些诧异，歹人从后面递给他一副墨镜，命他戴上，尽管不明就里，也仍然从命，霎时眼前兀地一黑，像掉进万丈深渊，他明白歹人给戴的是副涂了黑墨货真价实的“墨镜”。自己在瞬间变成了一个盲人。对前方的不明虚实让他身不由己地畏步不前，这时歹人上前一步顺势挽起他的一只手臂，连拖带拽挟持着前行，任何人看到这情状，都会以为照料盲人的是他的亲朋或看护。而真实情况唯有他俩心知肚明。

对你讲，这么的，对你好。与他耳鬓厮磨的歹人冲他轻轻说，说话时向他偏了偏头，他闻见了一股含着酒气、刺鼻的大蒜味儿，不用猜当是刚吃了顿“酒醉饺”。说起来酒醉饺也是他好的一口，到饭馆一坐，一小瓶二锅头，一大盘三鲜饺，省时省钱饱了肚子还过了酒瘾。只是因工作缘故他尽量克制少吃，而让他修脚的那些男女顾客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往他面前喷。

走了一会儿，拐了一个弯，原本清静的耳边陡然变得喧嚣起来，人声车声交融混杂，他知道是来到一处繁华路口。应该是株洲路与劲松路交叉口。当是恰逢绿灯，没有停顿，且加快了步伐，自是在歹人的钳制下的身不由己。过了路口，又拐了一两个弯，外界复于寂静，而这时头脑中的方位感顿失，感到世界迷蒙混沌一片。他感到一种刀逼当胸般的恐惧：这歹人究竟要把自己带到何处去？要把他怎样？单为钱，何必这么像叫鬼咬了脚后跟样往前赶？即使到了天边最终还是一场打劫，拿走他的钱，与其这样倒不如龟孙子早早行事，完了他也不会报警。不报警是因为他清楚自己身上的钱数目有限，破点小财免个大灾，也算不幸中之幸。

冷不丁生出逃跑之念是缘于感觉顶后腰的家什不在了，歹人啥时候收的枪？他拿不准，或许一上路便如此吧，歹人挨着他并肩前行，自是没法子抵枪，只是紧张所致没觉察罢了。是的，一对一，逃走是有可能的，只需将墨镜甩掉，大呼一声抓劫匪！不信光天化日之下……哦，不行不行，周遭叵测，不闻人踪，挣脱呼救不是时机，不妨等到下一个繁华路口……

却再也没有什么繁华路口，正相反，周围愈来愈寂寥，似进入一个空旷之地，他兀地停下了脚。

这，这是哪儿？他伸手往下摘眼镜。

歹人抢先抓住他的手，将他止住，声音强硬：想保命就别动！

他一下子泄了气，因晓得歹人不是在吓唬他，干这种营生本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为保命，他打消逃跑的念头。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丧失了视力，再俊杰也要打折扣，感知四周只能凭借竖起的两耳。这时他才切实体会到视力与听力所起作用之天壤之别。暗无天日是对盲人生活的真切写照，而对他这个骤盲的人更如此，何况又面临着不可知的凶险，他感觉像坠进万丈深渊。

别怕，不会把你咋的。歹人自然清楚他的心思，安慰说。

钱，给，都给你。趁歹人开口说话，他赶紧表明态度，语气诚恳。

哈，我不急你急？歹人讥讽说。

是真的。都给你，在右边的……口袋……

你闭嘴！

他闭嘴，心里直犯嘀咕：抢钱的不要钱，究竟怀的是啥心思？

路上车声渐稀，人声也渐稀，从侧方吹到脸上的风明显增强，有一种冬季田野的气息。他意识到已来到城边儿，所谓城乡接合部。他心里犯疑：抢点钱何苦这么费力巴事？脱了裤子放屁！以劫持的时间衡量，他晓得此时天已黑下，置身于无边无际的黑夜，他端地想起那句“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江湖狞言，不由打个寒战，反抗逃走的念头再次在心中燃起。

然而却没有了这一机会。

歹人停下脚步。他一时没收住打了个趔趄。身子一弯，从墨镜下端缝隙看见歹人穿在脚上的一双解放鞋。

到了。歹人说。不知是对他还是对自己。

这时他听见风中飘过来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丁零零、丁零零……啊，这是啥个地场？咋的有风铃在响？他不胜惶恐。

进了屋，穿“解放鞋”的歹人将他按到一只凳子上坐下，他不假思索地从鼻梁上摘眼镜，却再次被“解放鞋”歹人阻止住，说：别摘，戴着，眼不见为净，让你瞎眼，是为你好，懂不懂？

他没回懂也没回不懂。

别怕，不会伤害你，咱远无冤近无仇。“解放鞋”歹人口气和缓。

他在心里哼了声。

得罪了，先向你老爷子赔个不是。“解放鞋”说，口气诚恳。

他一时懵懂，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没听说有劫钱先赔礼的事。

把你请来，也是没办法，向你借点钱救急。

借钱？救急？他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

对。

我借，不，我给，身上的钱……

有多少？

三百多。

不够。

不够？

差得多。

那，那要多少？他惊讶不已。

这数目，从你口袋是掏不出来的。

那……他犯疑。

让你儿子送过来。

我儿？他没钱。他说。再说……

“解放鞋”干咳一声，说老爷子我知道底细，你儿有钱，但看愿不愿意拿出来换老子的命……

绑票！这俩字像道雷电在眼前漆黑的天幕耀亮炸响，击得他身子晃了几晃，他断然没想到电视上常报的事，今儿竟摊在自个儿身上，可，可咋会这样呢？阎王不嫌鬼瘦，莫非狗日的瞎了眼？

“解放鞋”叹了口气，说老爷子你听了，俺也不愿干这种事，可实在没办法了，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对了，叫铤而走险，对，俺就是铤而走险啊。

明知是铤而走险偏要干！“解放鞋”的古怪话让他难解，也勾起他的好奇心，很想知道眼前这人是个啥样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这个他难以猜度，只是凭想象，想象中应该像他的工友老费，对，口音像，声音哑哑的也像。老费身上有些功夫，说是螳螂拳，不晓这厮有没有武功，要有，自己今天是没招数了。

墨镜造成的无边的黑暗让他极不舒服，觉得自己就像戴了“捂眼”推磨的驴，据说“捂眼”的作用是不叫转圈的驴发晕，而此时的自己静止不动亦觉得晕头转向，有种想呕吐的感觉。当然这都没什么打紧，要紧的是摊上的事让他摸不着头脑：绑票是索要赎金，得是有钱人家，而自己是替人修脚的穷老头，儿子是个挣不多少钱的工薪族，同属“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主，咋就让这厮给盯上了呢？他陡地记起报上登的贩卖活人器官的勾当，陡然打了个战：

老天，莫非“解放鞋”另有所图？

老爷子，看你也大不了我几岁，就叫你老哥吧，老哥你千万别怕，俺说不伤你就不伤你。“解放鞋”看出他此时的惊惶，安抚说：你配合一下，完事就叫你走。

你，想咋？

手机我用用。

他就“配合”，虽然歹人已与他称兄道弟了，也唯有“配合”才成，便从口袋摸出手机，递过去。

就听见按键的滴滴声。

又听见“解放鞋”讲电话，一张口，原先的胶东口音变成了普通话，胶普：是常老板吗？您好您好。我是谁？说了你也不认识。啥事？就是告诉你呀，有这么件事，你爹在我手里……

常老板？你爹在我手里？“解放鞋”歹人的话在那一瞬间让他打个怔，接着便对事情有所醒悟：哦，张冠李戴，奶奶个猴，自己被当有钱人（常老板）的爹给绑了票。认识到这一点，他顿时松了口气，觉得自己没事了。

他急于把“解放鞋”歹人的错误言明，让他放自己走，可不成，歹人顾不上，继续与常老板讲电话：你只要答应条件，保证不伤你爹一根毫毛，可你要报警，我就不客气，让你连尸首都找不着！

“解放鞋”放出绑匪惯常的狠话，尽管已知与己无关，仍不由让他打个寒战，可不是，“解放鞋”已将他这个假“票”带到一个荒凉隐秘地，一怒之下把他做了“处置”，真是无法寻找啊。

又听“解放鞋”讲：好，好，常老板是个大孝子啊，没说的，你仁我就义，一不伤人，二不漫天要价。多少？二十万。这个数对你们大老板不算啥，可对我，就是一条命啊！

“解放鞋”这话让他不大明白，命和钱咋连在一块儿？

“解放鞋”又说：好的，好的，常老板是爽快人啊，不用拍手也成交。啥个？和你爹讲讲话？可以呀，可以呀，应该。

“解放鞋”把电话塞到他手里，说你儿要和你讲话，告诉他我对你很客气。

他以为只要常老板与自己搭上话，也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就会安心，会嘲骂歹人一番，再扣死电话，再呢，自然是“解放鞋”垂头丧气放自己走人。

爹，你，你是怎么回事呢？！一直说等司机打电话再出来嘛，可……电话里传来一男人的埋怨声。不用说是常老板。

一时他竟然不知怎么应声。

爹！爹！你讲话嘛！

他还是张不开嘴，咳了一声。

对方顿了顿，兀地问句：你，你是谁？

我是谁？他有些语无伦次：我是我，我是我……

对方轻轻“啊”了声，结结巴巴：怎么回事呀？你，你……你不姓常，是不？

他“嗯”了声，心想这常老板耳朵可灵，只一声就听出不是他老子。

能听出对方呼了一口长气：哈，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他顾不上说胶普，急急问：你说啥呢？

对方说：弄错了，绑错了。

他说：你知道就好。

对方连连说：好好，好极了。

他说：那你就叫他放了俺。

对方打了一个哽。说别急。

他又说一遍：你叫他放了俺。

这时在一旁听的歹人插句：老哥，钱一到手俺立马放你，别急。

电话里的常老板也说：别急，别急……

他心里愤愤的，心想你个常老板明知不会出钱赎俺这个外人，还叫俺别急，什么用心，他问句：你想咋？

你，你听我讲，咱将错就错，报警，逮住他，绝不能放虎归山！懂不懂？

他怔了一下，这个他没想到，一时难以想通：人家也没绑到你家的人，干吗还……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讲。常老板说。

他交出手机。尽管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常老板讲了些什么，但从歹人的回应他也清楚常在给歹人“下套”。而且歹人中套了。

活该！他转而想，这样的人就该逮起来法办！

2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活该”的是自己——修脚工杜连福，第二天，他被派出所的警察从洗浴城里带走，接受调查。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局子”。

对他来说“进局子”是平生头一遭，他性情温和，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属“良民”“顺民”一族。不过，之前在梦里他倒是差点进过“局子”。当时梦境过于凶险，他至今还记得，一想到便心有余悸，好像真发生过那般。梦很短，儿子朝满考上了京城大学，他、老伴、已出嫁的闺女朝花一起送朝满去烟台乘火车，拖拉机刚开到村头，这时一辆鳖盖（轿车）从村里追出来，挡在拖拉机前，开门下来的是村主任陶伟，他心有些虚，因为选举他没投陶伟，而是投给了杜姓本家侄子，朝本。陶伟当上了村长后一直不正眼看他，不过这遭陶伟从车上下来却直瞪着他，问：杜朝满把户口起走了吗？他说起走了。陶伟吭了一声，说，一张考卷换了个北京户口，牛啊。他没吭声，老伴、朝花、朝满也没吭声，一齐望着陶伟，陶伟说好处不能让你一家全得了，朝满的承包地得交出来。陶伟的话像把刀插进心窝，他大吼：你，你违背政策！陶伟又哼了一声，说政策改了。他说：不可能，你把政策拿给我看看，陶伟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政策在这里面，想看砸开。他暴怒了，大骂一声龟孙子，一脚油门拖拉机朝陶伟撞过去，陶伟一跳脚躲开，呼声110，立刻有七八个警察向他围过来，像提前埋伏在这里似的，陶伟向警察发令：带走，带走！这时他醒了，是电话铃把他吵醒，是朝满，告诉他已经报上到了，让家里放心，他心跳得厉害，手握着电话发怔，半天才明白过来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凶梦。

梦里进“局子”是虚，现在进“局子”是真，梦想成真了。

经昨天阴差阳错被绑票，尽管最终平安，却仍是惊魂未定。在迈进审讯室那一刹，眼前一黑，腿打起绊子，那个跟在身后的小警察扶了他一把，才没跌倒。坐下后，他揉了揉眼睛，看见对面坐的除了刚才扶他的那个白净小警察，还有个被小警察称为“邵所”的黑胖警官。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两个穿警服戴国徽的人要审他什么，他没有前科，未曾被审过，可这审人的架势从电视上看过不知多少遍了，场景气氛都很熟悉。不过，今番让他不明白的是，在两警察侧后方还坐着一个着唐装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扫一眼，端的觉得很眼熟，那脸庞眉眼像自己一个老熟人，是谁呢？一时对不上号。当然了，也没有空间让他对号入座，那邵所便开始问话了。

姓名？

杜连福。

年龄？

五十二。

籍贯？

山东牟平。

职业？

修脚技师。

家庭成员？

儿子、儿媳、孙女在外地。

再呢？老伴呢？

没老伴。过世了。

杜连福，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你吗？

知道，昨天下班我被绑票了。

是叫人绑了还是绑了人？

叫人绑了。他回答，心里很别扭，常老板报了警，警察肯定知道案情，为啥还这么说呢？

是这样的吗？

是。

犯罪嫌疑人为什么用你的手机？

这个……

是让对方相信被绑的是他爹吧。

对方？指谁？

常老板。

常老板？

他的心怦地跳了一下。邵所吐出常老板三字时不经意地朝坐在侧后的唐装男瞥了一眼，待他把眼光随过去差点喊出声：常老头！这人像常老头！他太熟悉常老头了，是他的客户，隔几天就找他修回脚，车接车送，都晓得他儿是一个大公司老板，此时他对上了号：不错，屋里这个与常老头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唐装男就是昨晚在电话里让他“配合”逮“解放鞋”绑匪的常老板……

对，常老板。他说。

邵所继续讯问：杜连福，你要是想让我们相信确实绑错了，就必须配合我们把真正的绑匪抓住。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住翻腾，昨晚是自己心生怜悯放了那歹人一马，才让警察扑了空，要再帮警察把他抓起来，这又算咋回事呢？他有些惶惑。

邵所示意小警察做记录，然后说：讲讲整个过程，如实讲，从下班后说起。

这过程他记得，永远不会忘记，下班后走出洗浴城，没多久便被歹人顶上“家伙”。他就从这一刻说起，一直说到从歹人手里逃脱为止。当然了，逃脱是没有的事，是瞎话。可不这样说行吗？能如实说最后是两人握手告别的？那自己就真来罪了。

他说：都说了，就这样。

邵所：说说绑匪的体貌特征。

体貌特征？

就是高矮胖瘦……

我没看见。

邵所哑然一笑，从烟盒摸出一支烟，不点，横在鼻孔下闻闻，又放桌上，问你看见没，没看见？

他点点头。

邵所敛住笑，说：杜连福你可别开这种玩笑啊，从绑到逃那么久，没看见人？

他说：是没看见。那人给我戴了墨镜……

墨镜看不见？

不，不，不是墨镜，是黑镜，涂了黑墨的眼镜，一点不透亮。不光人，啥也看不见。

小警察放下笔看着他。

他也看看小警察。觉得很像那个青岛明星黄晓明。

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邵所：你的意思是那人站在你面前也认不出？

他点下头。

邵所摇摇头：看来你是不想与我们配合了。你知道不配合意味着什么吗？

他一时不明白，望着邵所。

邵所：和绑匪是一伙的。

他说：我是被绑的，错绑的。

邵所：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就变了，不是了。

他问：咋？

邵所：成了同伙。

他连连摇摇头：是不是。我怎么能是绑匪一伙呢？

邵所说：包庇就是同伙。我问你，常总在电话里让你把绑匪稳住，等到交

赎金的时候抓他，可他跑了，使计划落空。我们只能怀疑是你把底兜给犯罪嫌疑人。

他坚决否认：不是，不是。我没向他兜底。是……

邵所：是什么？说下去。

他说：是他自己觉出不对头了。

邵所：啥不对？

他说：晓得绑错人了。

邵所情不自禁地膘了一旁的常老板一眼。

他又说一遍他晓得绑错人了。

邵所盯着他，问：他怎么会知道？

他觉出一旁的常老板也直盯着他，像问同样的话。

他倒不知该怎么回答了。当初的情况是这样：歹人与常老板在电话里把事谈完后，再不说话，过了很久陡然冒出一句：大哥贵姓？他回句：姓杜。只听绑匪啊了声，顿了顿说蹊跷，姓杜倒有个姓常的儿。这时他明白自己讲错了，不，是讲对了，却错了，露了底。他慌了，想挽回，却舌头打结吐不出一个字，只听绑匪长叹一声说败了，败了……操他奶奶个猴！

直到此刻他也不清楚，那歹人是怎么起了疑心，才突然问了句大哥贵姓。莫非是从电话里听见常老板对他所说的那些话？可常老板把声音压得很低，应该是听不见的啊……

当然，此时此地已不容他再想这个了，得赶快决定要不要把这个过节告诉给俩警察。而这似乎又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不讲出来，他们仍会怀疑自己“通匪”，只有讲出来，才能证明自己无辜。得讲。

听完他的讲述，屋里静了很长时间，后邵所问句：后来呢？

后来的事情倒真的不好讲了，他确实对那歹人讲出实情，他要绑的姓常，自己姓杜，弄错了。隔了层墨镜他看不见歹人是副啥表情，也没音，闷着，过很长时间才气冲冲地吼：你，知不知道坏了我的大事！他不承认，嘟囔句：是你绑错了，怪得着谁呢？歹人不吱声了，只听呼呼喘气声，过了好久，才吐出句：真他妈的倒霉！他如实相告：不犯大罪是走运，我是帮了你的忙，现在住手，免得坐牢。歹人听了，又闷起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

他回邵所：歹人清楚这事弄不成，就罢休，放我走了。

邵所：怎么走？

他摇摇头：他送我。

邵所：送？怕你找不到回去的路？

他说：不，他怕我记住他的窝。

邵所：你知道那是啥地方？

他说不知道，出了门口他还不让我摘墨镜。

邵所：真这样？

他说：是这样。一路他架着我走。

邵所：最后把你架到哪儿了？

他说：架着我一直走，后来停下，对我说别动。我就不动，他抓起我一只手，我吓了一跳，不知他想干啥。（邵所插句：他干啥？）他握了握我的手，说句对不起了老哥，请多包涵，我走了。又说等我走远了，你再摘眼镜。说完松开我的手，走了。直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我摘下墨镜。

邵所：在哪儿？

他问：墨镜？我扔了。

邵所：我是说这时你在哪儿？

他说：三号立交桥下面。

邵所哼了声：来无影去无踪，神奇之旅呀！

他不说话。

邵所：看没看见他往哪个方向走？

他说：没看见。

邵所：后来呢？

他说：回家了。

邵所：怎么不报警？

他问：报警？报啥警？

邵所：你看看，你看看，刚被人绑了就忘了……

他赶紧说：错绑了……

邵所抬高声音：错绑也是绑，同样是犯罪，未遂而已。

他觉得这黑胖邵所讲得也在理，又想人家是专门干这个的，通法律条文，他点下头，说是。

邵所缓和了口气，说除恶务尽，这样危险的犯罪分子必须让他归案，不能留下隐患。

他说：可，可他下过保证……

邵所：保证什么？

他说：保证今后不再绑……

邵所打断：保证不再绑你，不代表不绑别人，比方原先没绑成的目标——常老板的爹，他能放过？！

他说：他也说了，谁也不绑了，放弃了。

邵所不屑地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小警察随句：金盆洗手。

……

3

这桩事让杜连福的生活大变，开始不间断地接受讯问。

第二天，他再次被传唤到派出所。头天的讯问因邵所长应急去处理一桩社区盗窃案而中断。临走对他提出要求：不要上班不要外出，待在家里，随叫随到。他不懂法，要是懂，就知道这叫软禁，所谓限制行动。

这回还是邵所和那个英俊的小警察。旁听的常老板没来。昨天离开时常老板与他友好握手，一再对他表示感谢，说因错绑了他，他家老爷子才逃过一劫。让他受惊了。还说希望他能配合警方将绑匪缉拿归案。他会重谢！他理解常老板的心情，又把对邵所讲的那番话对他再讲一遍，让他放心，不会再有第二回。常老板摇头不止：这怎么可能，别叫他蒙骗了。

这回讯问邵所正是从这个问题上开始的，看来怕歹人再次对常家人下手也是警方戒备点。

邵所像讯问又像自问：上回，说到哪儿了呢……

小警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邵所点点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这只是我们善良人的一厢情愿。不能指望会成为现实。犯罪分子刚出狱门又作案，这样的事我们见多了。江山好移，本性难改啊，所以，我们决不能对坏人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沉默。

平心而论，总体上他还是认同黑胖所长的说法的，人一旦走上邪路，要改也难。报纸电视所报的案件，犯罪人大多有前科，是累犯，不思悔改，但也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情况不一样。具体到错绑他的“解放鞋”，从后来的交谈，晓得他原本不是坏人，只因一个坎迈不过去，才……铤而走险（他自己的说法）。在“送”自己回去的路上，那人屏着哭声讲这一年遇上的倒霉事：老伴

死了，儿子受伤残废，儿媳跑了，撇下个三岁的小孙子，又得了怪病，要治得好得花一大笔钱，打死他也拿不出来，不得已才……念想要是能把孙子治好，自己咋样都不打紧，该死该活屁朝上。当时他听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的，都知道人最怕遇上倒霉鬼，他又一连遇上好几个，怎能过得去？他设身处地想，要让自己在救孙子和犯法之间选一样，怕也是和他一样破罐子破摔。问题是“解放鞋”只一门心思救孙子，却忽略了一点：假若被抓，不但孙子救不了，还得把自己搭上，自己坐了监，孙子无人抚养，儿子无人照顾。这后果他咋就没想到？况且这结果是铁定无疑的，那天洗浴城法律顾问代律师给员工“普法”，他说遵纪守法不用讲大道理，只需清楚一条就行，就是犯法必被抓。有句话叫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是从前，现在呢，只要你走出家门就有监控录像设备，走哪儿录哪儿，犯了法警察按录像追人，能一直追到国境线，哪个能逃得脱。代律师的话让大伙直伸舌头。当时他把这层意思讲给那个“解放鞋”听，戴了墨镜看不见“解放鞋”的舌头伸没伸出来，却半天没听放出声。后长叹一声，嘟囔句：糊涂啊糊涂，事先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这不是救小宝，是要小宝的命哪！他晓得自己的话正扎在“解放鞋”的穴位上，真正起了作用，便继续开导：知错改错，现在悬崖勒马不算晚。那人颤着声说：谢你了老哥，明白了后果，这条道我不会再走了，坚决的，我对天发誓。

尽管想到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还是将与“解放鞋”分手前的这段事讲给邵所和小警察听。他坚信“解放鞋”是真心悔改……

小警察看了邵所一眼。

邵所笑了一下，说你讲的这罪人幡然悔改的故事蛮精彩，也蛮感人，可以拍进电视剧，也会让许多人感动，但对于我们……不起作用，我们不相信鳄鱼的眼泪。

他心里很别扭。尽管他没看到“解放鞋”的模样，但相信他不是鳄鱼。

邵所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横在鼻孔下面闻闻。后放在面前桌上，盯着看。嘴里放声：杜连福，无论你出于什么考虑，执意为绑匪开脱，我们仍要将其缉拿归案，在他作案过程中，你是唯一和他在一起的人，是目击证人，你必须将一切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协助我们破案。懂不懂？

懂是懂，可是……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没什么可是不可是！

那就——懂。

懂就好，应该懂。我问你，从被戴上墨镜，到进入羁押地，总共多长时间？